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二十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四十

制誥

除右僕射麻

汪彥章

君臣相湏成躰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綱紀張而衆  
條皆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多口世之期我得葵邦之俊  
肆頒大號用詔羣工具官其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  
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節  
獨如松栢之後凋魏魏真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昨緣人望  
參決政機唯獻替旦日陳治弼諧之天授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  
勃之賢矣謨而翊舜朝終賴臯陶之智是用擢登宰輔實首中台  
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奠食肇開侯社并峻文階以明論相之  
公以輯用賢之慶於戲君不惜材於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  
任於是人必付終身之勲業朕既兼收於羣策汝其勿棄於分  
陰往恢厥圖卒相予治

五十九

方

皇叔加恩麻

朕膺祖宗之傳序蒙天地之况臨見泰元之尊幸潛交於膺鬱眷  
宗室之老宜首霽於龍光錫以命書頒于朝著具官某疏達通敏  
忱恂靖莊更險夷而秉忠孝之心居富貴而絕侈驕之習出明之  
後雖益疏而不王閱義理之多知爲善之最樂昨付齋壇之鉞仍  
乘夏篆之車祗卮時巡克惇屬籍茲成複廟之饗益見維城之功  
是用增廣舊封併加真賦於戲朕膺分兄弟之國蓋莫重於天支  
帶礪指山河之盟其永蕃於王室往服休命無忘遠圖

皇叔祖加恩麻

朕消吉杪秋乘上辛之正氣肇禋重屋修邃古之闕儀會天地祖  
宗之神奉滌牲圭幣之薦惟時公族實相躬祠乃均錫於靈釐用  
光華於屬籍具官某清修寡欲肅括禔身於親莫尊爲劉氏之祭  
酒其德可尚分魯公之大祈以宗盟之統而親近弼之班以王土  
之封而襲洪支之慶聞合宮之祀祀承明詔以駿奔出巢燔之升

禮奉匏尊而參酌曲盡始終之恪實惟左右之勞綴我思成莫如同性爰侈井封之舊仍陪圭食之真於戲將相寄於安危敢重煩於耆艾親愛欲其富貴姑務極於尊榮勉遵令猷永介多福

呂頤浩加恩麻

朕承列聖之基荷三靈之眷當艱危屯否之運賴擁佑全安之休念德之大者非美報無以昭其誠曰禮之隆者唯躬祠可以達其義乃涓剛日祇見合宮眷吾同德之臣實首待祠之列爰頒渙號用告明庭具官某偉識自天英才經世以忠勞而安社稷屹如山岳之承以強敏而決事幾沛若江河之下有大勳於彝鼎無異論於搢紳昨辭廊廟之尊出殿藩維之重中權不試南紀以安歌破斧而美周公雖嘗分於內外開筵英而見裴度茲復寄於安危方鋒車祇覲之辰適玉食齋居之次元老顯相羣工駿奔爰增井食之封益峻鈞衡之望於戲正直爲臣之所聽固雅志之素孚福祥非朕之敢專宜均恩之首及往弼邦治共承天休

六十一

六十四

二

韓世忠加恩麻

朕躬帝親之饗合丘澤之祠一純二精幸拜熙成之况千乘萬騎孰宣拱扈之勞我有勁臣且膺徽數具官某不辟難勇常冠軍先人有奪人之心進則奮沉雄之略尚賢無自賢之行退而皆名義之談兼兩鎮之節旄視三孤之皮帛軍律較甚王靈赫然遠斥侯而省文書士皆爲之樂死儆師徒而討亂略疆由是以少安比修重屋之儀尤謹周廬之衛祝嘏所告君臣則同乃增井邑之封仍衍賦租之入爰示旌忠之義以均受胙之休於戲心膂爪牙方資籌策之勝景堯戟肅蒼翟威儀之瞻惟滿盈天道之所虧惟正直神明之所聽服我休命欽哉惟時

張俊加恩麻

朕適修吉禮歌昊天成命之詩翕受靈釐拜黃帝泰元之策孚號四海疏恩百工有懷隆委之臣方厲凱旋之役其因胙祉以獎賢勞具官某材雄萬夫身履百戰統騎士材官之衆屢奮奮天誅執信

臣精卒之權蚤膺邦安。館節旄之兩組。視皮帛於三孤。昨奉王靈。出征江介。冒敵而進。忠如皎日之明。當鋒者摧。勢甚迅霆之擊。曾未朞月。卒成大功。靡濬魏虎之師。坐獲金湯之固。惟邊隅之綏靖。致禋祀之備成。不越寵休。明忠力乃進。封於多戶。仍申錫於首租。於戲聖動也。威莫大矣。安民之武。祭澤之大。宜均惠下之仁。惟忠義天下之大。閉惟謙亨。君子之終吉。益勵爾績。用承厥休。

### 除觀使麻

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於宗臣。失律而致三軍之凶。顧可居於宰職。眷吾次輔。實鎮中權。既治疆場之憂。宜解機衡之任。具官某。早緣人望。驟履政塗。謂其博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於國柄。仍專付於戎昭。摠諸將萬天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爲我。長城寧使周公。至於戍斧。逮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惟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爲天下之計。乃因奔北。唯事退藏。至大棄於其師。將焉用於彼相會邊。虞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興。已。咈民瞻難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躄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從優數。賦殊庭之厚祿。加秘殿之隆名。於戲。泰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於康濟。采薇發而征伐缺。今良失於倚毗。尚羹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殊休。

### 除觀使麻

獨化鈞陶之上。嘗首備於弼諧。閔勞官職之煩。宜特加於崇獎。惟時上宰。實我元勳。茲祈解於近司。爰寵盼於殊渥。誕揚大號。敷告羣工。具官某。心術疏通。性資明銳。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險直前。服勤無斁。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問襄野之塗。卒安宗社。碩在廷之莫及。方當寧以仰成。而漫懷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躄。占吏負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發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浙石之行。則力違於衆議。既入言之荐。至於物望。以靡諧。亟騰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銘書之偉績。難從策免之常規。乃

峻嶽聳務全軀貌植牙建燾摠節制於雄藩執壁面槐視班聯於  
上衮假以真祠之佚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國久  
虛之典朕爲無歉汝亦有終於戲險夷一心非忠誠孰能至此進  
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遇毋云去  
位不我告猷

除韓世忠兩鎮節度使麻

提貔虎以振天威突入山川之阻斬鯨鯢而據國憤永爲宗社之  
安旣執訊以來歸宜酬勳於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  
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  
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  
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羣小窺朝元兇干紀  
旣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擒囚歸  
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是以知威天地爲之而卷袂凱歌一奏  
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渥視班亞保升  
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并腴於真賦併爲異數用表元勳於戲  
見無禮於君爾旣殫於忠盡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  
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

除張俊兩鎮節度使麻

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啓行尤貴武文之兼寵 朕博  
稽輿論優獎虎臣乃疏進律之褒用竦在廷之聽具官某性資沉  
鷲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略之奇兼信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  
稷居存蹇蹇之忠安邊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  
殫誠提萬旅以趨朝扈六飛而復辟旋因冬狩留駐海墘偶胡馬  
之長驅帥王師而鏖戰奮當大敵援枹鼓以忘身坐掃妖氛用鯨  
鯢而築觀茲及行朝之底定復銷羣盜之搶攘併錄茂勳用加醲  
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錫爰田仍加真賦增中權節  
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知 朕旣每存於大信縱  
敵生患汝其勿替於前功惟一心同獎於朝廷斯千載永書於令

申服予之訓時乃之休

皇姪右衛大將軍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制 王介甫

勅先王亂合宗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廟也宗廟嚴則禮俗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以輕哉今朕選於近屬以修宗正之官亦先王治親之意也以爾具官某惠仁孝恭忠信純篤故遷厥位以稱禦侮之實而使任事焉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學而能者學所以修身也身修則無不治矣朕言維服爾往懋哉可

皇姪孫左屯衛大將軍隴州防禦使制

勅朕永惟 太祖皇帝德加於後世博矣而諸孫爵位莫有顯著甚非所以博叙九族承宗廟之意也具官某躬率德義克承厥休方將營衛之屯而領兵防之任其正使號稱朕志焉

除韓琦制

門下若昔大猷紹天明命必有獻享之禮作民恭先必有褒嘉之恩自國貴始翊衛功臣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

六十五

一四一

五

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李璋世載忠善躬服儉勤以卮家之洪文為帝室之隆棟入摠管營衛則兵師無譁出乘藩維則吏屬不怠近付京都之籥外更方鎮之旌貢職維脩祀儀獲考進加功號申衍邑封以疇服采之勤以協勸勞之典於戲貴富有危溢之可戒祿位匪侈驕之與期圖惟慶譽之終尚協龍光之施可特授依前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奉寧軍節度使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仍賜翊衛忠果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節度使加宣徽

推轂授師擁旌乘塞擅生殺之柄予外係安危之體于中厥有顯庸宜膺寵數誕揚孚號明示庶工具官某學足以通大方謀足以斷衆事有經天之業有扞城之材比以明揚屢更煩使遂躋膺仕良副訐謫維塞路之要藩實具兵防之重寄職爾鎮撫紆予顧憂

蓋爵賞之加不遺於近小豈藩維之任顧可以弭忘用是疇其展  
寀之勞寵以宣猷之號繁人謀之衆允匪朕志之汝私夫任重者  
其憂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責不可以不厚號名之美禮秩之崇  
非期假寵以擅榮茲用論功而取稱矧夫守國之圉謀王之師聯  
輔相之籍於殿中居士民之瞻於天下其思祇慎以副褒優

翰林學士除三司使

三司使天下之盛選也自尚書六官名存實去而三司之職事所  
摠居多則非夫仁明肅文足以輔世濟物者奚且任此哉具官某  
有疏通之才直亮之操閱言崇議足以經綸王家高文典策足以  
鼓動當世遂以人望揚于禁林若夫施政之後先生財之本末  
蓋常深思而熟講殫見而洽聞則居天下之盛選主朝廷之大計  
詢考在位孰如汝且夫聚天下之衆者莫如財治天下之財者莫  
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維予任汝其聽勿疑法之不善者汝  
得以議而更吏之不良者汝得以察而去則夫調度之不時費出  
之無常邦用之不給元元困於征求而愁怨於下者真汝之恥也  
夫行已有恥而後可以爲士矧吾左右任信詢謀所同而觀聽之  
所在者乎往祗厥官其忘以寵利而爲士恥

批荅曾公亮已下賀壽星見

省表具之乾象粲然官占以告壽祺之應於傳有稽卿等寅亮帝  
工阜成邦采摛文告慶歸福朕躬書瑞史篇已循故事星隆曷德  
尚賴交脩

批荅曾公亮已下上尊號表不允

朕以溥德嗣膺基緒繼天理物常懼弗任方賴交脩以熙衆治羣  
公卿士外暨庶黎欲舉鴻名措之眇質臣民歸美爲義則多揣實  
揆時朕猶不取

詔荅左僕射判汝州富弼表乞致仕不允

御忠純亮直爲國元老朕所恃賴急於典刑優游小邦足以養疾  
冀綏福履來副詢謀何必告歸以孤眷矜



詔答刑部尚書歐陽脩上表致仕不允

股肱名臣與國同躰禮當得謝朕尚難之况年非告老之時而勲在受遺之籍不留異輔人謂斯何姑躰至懷少安厥位

詔答呂頤浩辭免左僕射不允

汪彥章

君不借材於異俗所資一卅之豪英天將降任於是人必副千齡之期會朕以御國之鎮瑞人所忻懽更中外之百為挺險夷之一節博藝輿論升冠冢司陞九級而上廉方觀威重月三日而成魄難徇謙光勉圖厥成無廢朕命

詔答呂頤浩辭免除少保不允

朕惟有不卅之略然後足以成不卅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以濟非常之務卿邁往之氣絕人之資澤加生民勲在王室茲已試之効也故去國未幾羣人不懷迺申敕使軺趣朝行闕召見便坐博詢嘉猷忠誠慷慨議論明辨茲用延登亞保之位復俾冢司之權卿不聞孟子之言乎如欲平治天下捨我其誰蓋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勢非卿孰安卿其慨然為朕力圖所以興復者茲卿自許而亦朕之所期於卿者也區區小廉以待常士而已豈足為卿道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答辭免端明殿學士不允

朕惟慶曆宗臣馳單車入不測之虜以片言成萬世之功相吾三宗如古伊呂朕慨然懷其人而不及見也以卿高明渾厚德頗似之故擢之衆人之中付以臺諫之職果能從容議論動中事幾乃躋宥密之庭將賴維持之力庶使紀綱一振威令四馳坐臻宗社之安復見君臣之盛豈不濟卿奕世之美而成朕知人之明乎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答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

卿以綱明之材行精敏之學以阜至之論啓淵深之謀矧嘗率先羣臣見朕初載有房琯之辨宋昌之忠茲升廟堂相與圖治曾未數月汎然請辭朕雖貪負夫老成之留而閔以官職為累陸華祕

殿庸示至恩胡為抗章貶損殊甚卿而不可尚誰可哉式煥爾行  
母虛 朕意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答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

卿奮于周行以誠輔朕躬躬寡過持論正平始終二年 朕所眷  
禮方賴宏益浩然求歸挽留莫從良鬱于抱升華秘殿姑示異恩  
式寵爾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詔答呂頤浩辭免左僕射不允

朕惟漢唐中興莫盛於宣帝明皇之時而魏相姚崇為之佐是二  
人者皆以廟堂不世之才應天下無窮之變用能易亂為治即危  
為安勳業巍然昭映古今朕甚慕之廼者國家蓋多故矣朕念繼  
嗣拘孳者不足以圖今日之事思得英偉大度之士幹旋於談笑  
之間庶幾折衝解紛無愧前哲卿宏博強敏出於天資夙從外遷  
甫暮歲耳而人無小大皆有裏言只登元宰之司仍進貳公之秩  
茲實慰中外之望而非朕私卿也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今豈且不可為而當止之時耶其勉修良規濟朕鴻業控避  
之禮毋庸再三所請宜不允

批答王丞相辭免恩命不允

朕觀於易至常之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夫常之六爻惟九二悔  
亡者以其能久中也蓋九陽德二臣位秉堅純之德處通顯之位  
而能久中道則何有於悔哉在 真宗時則有若王旦在 仁宗  
時則有若王曾皆確守大節徧更重任而至誠無息故能輔政之  
久到今稱焉此殆有得於常九二之義也卿以諒直端朝之望雋  
明康世之才自代 綸言預機政以至為相于茲十載而事 朕  
蓋由一日 朕方照臨百辟灼見乃心茲用冠于宰廷益冀遠業  
而卿廼未即祗命尚乃控辭夫遜于稷契臯陶蓋重亮於舜采然  
有若散闕宮括亦均迫於文彛其懋經綸勿復有請所辭宜不允

批答梁丞相辭免恩命不允

昔在舜禹臯賢自輔非臯孰虞非益孰贊然未嘗與民道其所以

當爲相之意而民自孚焉蓋至于商周然後弼曰帝齊佐曰天生以神其事而播之於衆雖濟川補袞功光前人而四代之風於斯別矣卿學優聖域才冠倫魁質諸卜筮而不疑編諸方策而無愧問朝問野人皆曰賢今茲召卿來歸朕見之曰此予輔民間之曰此吾相尚何待疏霽雨之命賦清風之章而後能鼓動于中外也哉而卿尚秉謙光未服厥位則是上未能躋朕之意下未能副民之情恐非朕與斯民所以望於卿也夫僕僂而共命者辭遜之末節宥密而基命者弼亮之遠圖渙號已孚控辭勿再所辭宜不允

詔允左僕射新除集禧觀使富弼判汝州

勅富弼省所三上劄子奏蒙授臣集禧觀使勅牒乞早賜追納且乞赴汝州本任事具悉卿胡朕祖考功施于時德善在躬終始如一祠廷置使實近闕門邦有大疑庶幾求助忠賢躋國義乃可留而引喻再三便於出守重違懇惻始即所安

勅獎諭賜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

勅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擢任茲讞疑能勸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

刑部侍郎改兵部侍郎制

勅先帝棄天下不及班命以勞群臣朕繼大統其承厥志具官某廉靜忠恕濟以詳敏能紹世美爲時名臣膺服寵章往其思勸

給事中呂公弼改尚書工部侍郎

勅德德叙功制爲祿位先帝所以熙庶政也朕雖在疚所不敢忘具官某保身謹行舊有勞問陟降左右是爲世臣惠綏西南風績尤顯冬官之貳其往懋哉

除司馬光知制誥

勅先王制命之文何其雅訓而奧美雖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討論

潤色蓋有助焉以爾具官某操行脩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俾掌贊書往詣朕志

除司馬光禮部郎中

勅左右侍從之臣皆先帝所遺以助興政理者也有勞可錄朕敢忘哉具官某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比更任使會課當遷進位二等以嘉爾績爾方以經術入侍而又兼諫爭之官往其思致厥身使朕之聰明無所不通爾亦維有無窮之聞

除皇子伴讀

勅某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學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為言爾久在諫垣有聞於世茲惟謹選可不勉哉

詔獎諭韓世忠

朕惟唐之名將多矣獨郭子儀巍然以功名始終豈非以其謙畏自將有愛君解國之誠心故耶卿屢立戰功計安宗社而每懷兢

三〇七五

方

十

慎慮涉非尋知天下之至公合古人之大節比以閨門之私謁至投奏牘於公車國爾忘家屏居待譴既聞聽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者卿之謂也其望逢韓彥臣除授指揮已令寢罷成卿自陳之美其卿也趨表著副朕眷懷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四十一

制誥

尚書左丞除同知樞密制

昔單于入朝於漢遇王商卻立而不敢仰視晉人觀豐於齊晏子退舍卒不敢加兵蓋賢者在朝人民所恃不動聲色自然折衝故能正容色於一怒之間而懾威稜於萬里之外具官某宏毅而任重博洽而有文險夷一心踐更衆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夷無藝之求繕甲治兵又欲刷四鄰交侵之耻顧疆場安危之未決而羗人叛服之無常蔽自僉言延登右轄載疇雅望進貳本兵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坐厭未形之難力行所學以底不平

左司諫除御史中丞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則中執法率僚屬而爲長耳目之寄紀綱所司惟議論慷慨足以感厲特立不欺之心惟志行直方足以振竦苟賤無取之習則風采所繫朝廷自尊且官某學知古人之大方智通當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諒聞憤世疾邪無所回撓召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之意益有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於久成毋廢壞於一眚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肖毋窮極於已甚之地服我休命奚俟刻言

吏部侍郎兼太子啓事

朕惟太子天下之本而賢者爲邦家之基思得直諒多聞以爲益友庶幾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故茲一時端尹之臣率用兩朝髦俊之選具官某學術之茂幾於先民行義之修信於當世懿文華國重居俊譽之崇正色立朝屢效排敷之力踐更衆職夷險一心肆因銓總之餘入侍儲帷之邃倚典刑於老成之重崇道義於鷲齒之尊式資調護之功副朕責成之意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

朕初踐服屬時多虞寤寐雋賢當饋興歎想望老成於典刑之重登用世臣於故國之遺大儒之効固存君子之澤未遠具官某四

朝名臣之俊一時耆艾之英聲華發自妙年功名見於晚節詞垣  
視草渾然深厚爾雅之文經幄告猷信矣直諒多聞之益服勤浸  
久發問深休維是東臺論駁之司實予萬機出納之地延登茲位  
僉曰汝宜施置或未叶於人言選任或不孚於衆聽守正不撓維  
是之從毋諱有司追配前烈

國子祭酒權鴻臚卿

大鴻臚天下之高選也在廷之位至于九列者寡矣非資高望重  
不得任此具官某以經術中第以文藝知名感會休辰踐更衆職  
載疇雅望進列九卿益肩厲翼之心以待非常之用

資政殿學士除簽書樞密院

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鬻垂二百年軍政隳壞士卒無伏節死難  
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靡有鬪志朕初嗣服選建  
忠良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  
衛上之忠懇欵七世應上之敏勤勞百爲厲群寇之內侵罄一心  
而盡卒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廷擢司兵柄以宏博無窮之  
辯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臣迪百工厲翼  
之心以尊獎主威鼓三軍惰歸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  
訓言

監察御史除著作佐郎

御史以言責辨賢佞於一時史官以直筆信褒貶於後世必有剛  
毅篤實之操輔以雄深辯麗之辭庶兩得之乃克任此具官某行  
義潔脩志節端亮踐更言職以直諒聞延寘道山復畀舊物按善  
惡見聞之實撰次序法度之章使後世得以考焉益修厥官毋愧  
能言之效

除太學春秋博士

春秋之學廢錮已久習非承誤無識真者矣朕閔古學之壞選建  
賓師爾以儒學之茂冠於東南延寘茲選爾其茂明之勿謂游夏  
之倫尚不能措一辭遂使區區守一經者至老死而不悟也

除少府監丞

尚方置監天下之高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此官選用之艱蓋自前世爾文辭辯麗譽喧一時占對之初工言治道列職尚方之屬將有試焉勉思古人追配前列

除秘書省校書郎

中秘讎書極天下豪雋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參用鑿卜之流牛驥同群可爲太息肆朕初載遊東儒術之英爾以文藝有聞首貢茲選進與群髦之列益觀未見之書三篋已亡且詢安世勉思刻厲將有試焉

除大理寺丞

廷尉天下之平而獄者萬民之命朕躬垂明聽不忍誣誤之民陷于大罪故慎東良吏其務平之爾得與茲選其明察寬恕無縱吏謾以羅元元之不逮稱朕意焉

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假人爵祿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有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爲疑積日而叙勤勞則差之毫釐勢有不能得迺者官不宿業吏操其柄賢愚同滯昧謝紛然數求哲人以靖流弊具官其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彊禦代言西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効踐揚滋久譽處采休天官四銓綱目猥并往貳太宰益脩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留難之吝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給事中除禮部侍郎

宗伯典朕三禮實兼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議罔不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古君子其何能國故雖邊豆司存之守而有樽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爲老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辯麗有作者之風給事東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滋久考績應遷進陟文昌位次入坐必能居經持論恪奉典常玩敵人於甘寢秉羽之間制功臣於醉呼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國自安永有一心以稱

朕命

奏狀

與宰臣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禮雖以禮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已來仁施德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先帝命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筵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樵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論兩府遷官狀

右臣伏見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切恐從此相承遂為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公卿方以百吏凡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亦若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况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蝕地震江河汎溢橫流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曆災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間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人之意也切計大臣當此之時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樞密使副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為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耻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為德澤愈厚矣

論燕飲狀

右臣等切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省禮審樂之時而道路之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為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



歛細民况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 陛下恭儉之德彰信非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痛惜臣等愚惑切爲陛下不取伏望 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天下群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忘死惟陛下裁察

乞懲勸均稅狀

右臣先奉勅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訖切以爲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入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向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使解躄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觀之無不盡力矣

奏劄

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

臣以駑朽得侍勸講切見 陛下天生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 陛下欲護群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搢人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群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論語曰疑思問記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得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辯無由發明今 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爲臣等踈賤之幸切恐無以宣揚經旨裨助聖性伏望 陛下自今經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

補誓旦之志成日新之益取進止

乞延訪群臣劄子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言人君降心以接下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踈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為舜乎切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入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聰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方四十一

八

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群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願自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墻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機之憂樂萬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群下至於小臣卒伍無所間絕故能綱紀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為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况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為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

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墮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 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劄子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日三曾上言乞 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况今日侍 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切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浼 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 陛下罪不容於殛醢伏望 陛下取臣向日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則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 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 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

方四十一

七

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所能言 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近一月未有所聞豈 陛下以茲事躰大慎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間沮焚惑 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之後者為之子也者於禮律皆有名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 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某今亦未敢言正東宮之名但願 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眾使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矣它日 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 陛下決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 真宗皇帝總覽群臣章奏用

其言而顯其位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幸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才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發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頽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以盡心料簡合於理義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受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

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人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

上方四十一

八

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受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承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

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四十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四十二

萬言書

上

皇帝萬言書

王介甫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庭有所任屬而當以  
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  
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切惟陛下有恭  
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  
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  
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  
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効  
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  
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  
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

六升

一

天

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  
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  
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  
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  
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  
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  
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  
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  
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  
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  
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  
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  
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  
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

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其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爲。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

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是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不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

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孝悌置教道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孝悌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孝悌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而待之以屏弃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躬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



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出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官億醜之賤。所湏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

文

方四十二

四

爲之佐屬。又以其於其職。則上徇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以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爲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凶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

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孝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孝孝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孝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在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師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此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孝者天下國家之用也

今悉使罷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无補之孝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孝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孝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孝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

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謹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  
伎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  
於射則為男子之事苟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  
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常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  
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  
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  
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  
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  
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孝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  
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  
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而  
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  
惛惛然常抱邊疆之憂而慮宿衛之不其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  
邊疆

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之士以執兵為恥而亦  
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  
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  
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  
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  
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  
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  
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不窘於此矣而  
其養生喪死昏姻葬送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  
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入不然  
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  
无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  
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  
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

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  
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无所不為  
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墮取容之意起而矜奮  
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  
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昏喪奉養  
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為之節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  
其財之可以具則无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  
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昏喪之祭往往得罪於族  
人昏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  
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  
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  
見然而閨門之內奢靡无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  
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  
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

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  
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  
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  
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  
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  
財利固未嘗吝然切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  
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  
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  
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  
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  
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  
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  
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  
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

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當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善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今取士強記傳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於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

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彫蟲篆刻之孝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无補之孝而以此絀死於品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謹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府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孝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无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

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古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委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將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怙而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世固已言其

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具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吝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徇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

不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  
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  
專而又一二以法約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多  
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  
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  
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  
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  
久任之又不得專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  
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  
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  
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上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  
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  
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  
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

方四十二

十一

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  
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  
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  
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无淪脊以敗此之謂也夫  
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  
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  
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所在  
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  
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  
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  
也當是之時亦置社稷蓋甚於奕其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  
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  
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切惑之昔晉武帝  
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

俗蕩然弃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其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自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但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應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孰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刑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刑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

非其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効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鄭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

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蠻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鄭公之言固當迂闊而孰爛者也然其効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輕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誠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切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是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憊憊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皇帝直言書

司馬溫公

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今日之深患陛下既已

卷八十一

方四十一

十一

知之羣臣夫復何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惑則安知今日之災殄不為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社稷生民之福也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重恩備位侍從嚮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聞朝廷之議者四年于茲矣今者幸遇陛下發不諱之詔問以朝政之闕失斯特千載一遇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况在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默不言也切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已來勸精于治取為繼躰守成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舉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惟其所為推心致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

先王之任諸葛殆不及也。執政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所欲。取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而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而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此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旣全授之以威福之柄。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去福而取禍。弃榮而就辱。是以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而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已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類也。其有懷忠直守廉恥。則擯斥廢棄。或羅罪戾。無所容立。至於臺憲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則陛下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彼專用其親愛之人。小有所違。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便佞之尤者。然後使爲之。如此則執政之術。謬群臣之姦。慝生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得而聞之。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置其言。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係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奚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言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謂法之至美。詢謀僉同。豈知在外之所爲也。或有更增其條目。務爲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時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言。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心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督責所在。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也。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孰新法。誤有違犯者。皆不理赦。降官去官。與犯賊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交。惟奉行文書。求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有誹謗者。

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  
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誓于衆舍己從人舜誡羣臣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為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殺其直  
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路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  
其所以為萬世之明戒也子產相鄭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或  
為請毀之子產曰何為而毀之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而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嚴為之防豈不遽止  
然猶防水火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之不如小決使導吾聞  
而樂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璩曰推  
璩與我和夫晏子曰璩亦同也安得為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不民民無爭心  
今璩不然君所謂可璩亦曰可君所謂否璩亦曰否若以水濟水  
誰能識之今朝廷之臣對場啓沃其有異於梁丘璩者乎衛侯言  
計非是而羣臣之和者如出乎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  
君臣不臣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臧之猶以衆謀况和非  
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贊已暗甚焉不度理之  
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  
不己國無類矣子思之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  
非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亦自以為是而士庶  
人亦莫敢矯其非君臣既曰自賢矣而上下同声而贊之贊之則  
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而  
上下同志而贊之亦有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悶鬱結  
視屋切嘆而不敢言無人飢寒憔悴號泣而無所告此則陛下  
所謂忠謀讜言鬱鬱結於上聞而阿諛壅閉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  
退伏阿諛滿側而欲望百度之正四方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

固已難矣。今朝廷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責無所得。二曰免上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之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以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小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贊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人曰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希合聖心附會執政以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志移則彼之所言亦異耳。臣今不敢復費簡札特叙六者利害以瀆聖聽但願陛下勿問阿諛之黨勿詢權臣之心斷志罷之必有為。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為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可以耕桑而得也至於錢則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襍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則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孰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以為生亦未嘗識錢也。故古之取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故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自唐未興兵始有稅錢者故曰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炒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之為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至夕惟錢是求農家值豐則賤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年之價或三分減一於斛斗之中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而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賣家賣牛既無所售則不免伐桑柘撤室廬以其薪或殺牛以賣其肉然後得錢以輸官然民一年如此則明年恃何以為生也。故自行新法已來農民尤被害農者天下之本也農既失業餘民安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飢饉物不甚貴而民

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今北盡塞  
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邛巴蜀自去歲至冬絕少雨雪井泉溪  
澗往往涸竭三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種未入土中下之戶  
大抵乏食採木末食草根以延旦暮苦又如此其當奈何當此之  
際而州縣之吏督責青苗免役不敢少緩鞭笞縲紲惟恐不追父  
子皇皇如在湯火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攢  
民困已極矣而無救恤羸者不轉死於溝壑壯者不聚而爲盜賊  
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流月蔓淤滿山  
澤盜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此之時方議罷去新法  
又何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苦於賦斂復饑  
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誠宗廟社稷深憂而廟堂之上方且晏然  
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而已此臣之所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  
則忘寢不避死亡欲嘿而不能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祗悔元  
吉言能改過不遠則雖悔不大至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人用行  
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有不復凶且  
有災於君道尤不利者也昔秦穆公敗於崤秦誓曰惟古之謀人  
則曰未就於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  
髮則罔所愆蓋悔弃老成人之道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  
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強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  
盜賊羣起又喪二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廼者以縛馬書徧  
示丞相御史二千石中大夫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  
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及謀計封兆悉皆反繆然後反  
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  
止擅賦力本務農而之下復安國家自行新法已來天下之人心  
祈口禱惟冀陛下之早悟以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天之膏  
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則民力竭一旦渙  
然離散乃始安輯豈不難哉臣切觀陛下詔書寅威天戒深自  
謹之叮嚀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

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更變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又將何益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逐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謹以爲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由己出詔天下青苗勿使復散官在民逋欠者計從初見本錢作數年輸納更不收利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仍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物錢亦除利摧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民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諸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權呼上下咸悅和氣薰蒸雨必應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公新法以得富貴陛下以爲非而舍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切觀陛下今以旱熯之故避殿徹食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與其澤不如罷此六者則溥博之德及於四海矣又聞京師近雖得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可遽自寬以謂無復有旱熯之災也又諸州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實不可不察也又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當倚闕其間官吏有不仁者至於抑遏百姓只放四分已下稅此尤可罪者臣居冗散之地若朝廷小闕失臣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之知又今年已來臣衰疾浸增萬一不續先朝露餐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泉下矣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弃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冕旒無任戰汗之至謹具狀奏聞





